



花椒满坡

谭浩泉

友人想租百把亩地办农场,这天,秋日的阳光正好,我陪他去看事先瞄好的地。车行至郊外一个20余亩不规则的大水塘边,水泥路尽头是土路,他说到。但见水塘东面的塘坝对着田垌和一座较高的山,其他三面均为不高的馒头山。山坡平缓,全是本地称为“见风消”、十分贫瘠的紫色页岩。南坡和北坡不见乔木,皆为茅草和灌木,西坡连接塘尾,拐了个弯进去,里边有菜地,依山有片很好的树木和竹林,听说属另一个县管辖。

我们绕过东北角,又转进更高一些的西北角,这里单住着一户农家,两层小楼,前边坡下有菜地,后边坡上有水塘。一对七十来岁的老年夫妻带着一女一男两个孙辈。菜地边上几棵桔子树结满了黄澄澄的桔子,树不高,桔子却特别多,不少树枝被压弯垂在地上,用“硕果累累”形容似乎还不够。问老爹树上为何结这么多桔子,卖多少钱一斤?老爹说桔子结得多是因为农家肥施得多,想吃随便摘些拿走就是了,这东西贱,值不了几个钱的。我们尝了几个,感觉硬是不一样,比之化肥栽种的桔子,无论口感、甜度、水分均好得多!大伙便要求一定要买,不然只能尝尝了。老爹见拗不过,淡然一笑说,那就七毛钱一斤吧。

“好!”我们放下心来,说看完地再来。转至上边山头,但见粗糙岩土风化形成的“红色沙漠”上,没谁开垦种树种菜,除了茅草、沟坎还有零星的矮小刺槐、沙枣外,几乎全是一米多高的花椒树,起码有好几百棵!这花椒虽系无规律在荒坡上野生,却像谁施了肥料般长得结实匀称,一簇簇粒粒圆、红红黑黑的果实裂开果荚,笑傲

枝头,似春花般在冷风中绽放,秋实喧哗点染,似乎比春光毫不逊色!当下正是成熟采摘的季节呢,惜乎花椒防守严密,铁干铜枝刺太多不大好采。

人们了解花椒大多是因为麻辣的川菜,只知花椒是一款味道特别的调料,却不知它从几千年前被发现起,就是中国人生活里一个非常重要角色。胡椒系唐代从南印度引进,辣椒系明末从墨西哥引进,花椒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产!它个头小小却用处多多。可以入药,具有温中散寒、除湿止痛、杀虫解毒的功效;它是上好的香料,可提炼出芳香的药油,还可以用来泡酒。《诗经》云,“有椒其馨,胡考之宁”,意即花椒泡制的美酒散发的幽香,是一家人平安幸福的象征。花椒的外形也很喜庆,它颗粒饱满结实,每粒都紧密相排成一簇,所以古代常用花椒来形容多子多福。《汉书》记载,皇后和妃子们的卧室,就是用花椒和泥糊墙,不但取其香,还取其多子多福之意。直到现在,女子的住房都叫椒房。

至于作为调料的花椒就更不用说了,它爽利的芳香和百搭的特性,让它参与到无数的菜肴烹调中来。瑟瑟秋风中,坡坡紫色页岩搭建的舞台上,这么多花椒树带着数也数不清的花椒果,仿佛就是一个个戏剧舞台上热情活泼的花旦向我们走来!她们不比青衣娴静优雅,也不比刀马旦威风八面,但穿针引线,画龙点睛,用自己泼辣的性格,灵活的头脑成人之美,见义勇为!她们出身低微、野生野长,却豪迈仗义、品行响亮,就是一个一个《西厢记》里的红娘、《白蛇传》里的青蛇啊!



背沙子的学生

杨素凤

新房子如期交工。拿到钥匙后,我们老两口欣喜若狂,终于要告别租房的日子啦!

欣喜之余,又发愁了——屋里什么都没有,先别说后期装修,单是前期砸墙、背沙子、背水泥就让人发愁。楼下已经热火朝天开工了,打探了一下,价格都不低。老公一向小心节俭,一听价格,忿忿不平:我一个月才几个工资?他们真像小品里黄宏演的“一锤子80”啊?三五天就挣我一个月的工资,哼,与其他人挣,不如我自己干!周末,我和弟弟自己干,沙子、水泥,我自己搬运!

我心疼他,也藐视他,就说:“拉倒吧,瞧你的豆芽菜身板,是干体力活的料吗?你累病了,还得我伺候,再说砸墙你也没专业工具,别逞能了,还是找工

人干吧。”老公思考了一上午,权衡了利弊,决定找人干。干活的一共有5个人,他们的工具齐全,电钻、充气钻、大锤、三轮车等。他们分工明确,操大锤的,拿电锯的,往下搬运建筑垃圾的。我仔细看了看,其中一个没戴口罩、大眼睛、皮肤黝黑的,看见我,羞赧地咧开嘴笑了,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。我想起来了,他是我20年前教过的学生,那时他语文学得不错,书写端正,我印象深刻,脱口叫出他的名字。他有点欣喜,又有点不好意思。我简单询问了一下他的情况,他接着干活去了。

随后去一看,不承重的墙体已经按照我们的设计砸好了。他们把地扫干净,准备背沙子、水泥。我让老公送

因为太喜欢,众人每人采了几把放入口袋。大伙虽基本能确定这满坡长的是花椒,但又有点怀疑:这么多珍贵的花椒怎么没人采摘呢?市场上它可要70元钱一斤呢!我们特意连枝采了几簇拿回给老爹看看,老人一看就十分肯定地说:是花椒,没错!

同行的司机问:可以随便采吗?老人点点头。司机说下周带手套和麻袋来多采些回去,老人又笑笑。我们共买了100斤桔子,给了老人100元钱,要他别找了,他硬是找回30元。临走时,我们问老人:这花椒70元一斤,桔子七毛钱一斤,价钱差100倍,为何不采些无主的野花椒卖钱呢?一斤可抵百斤呢!

老人说:“花椒值钱我知道,但天生天成,天成天用,我采了点自用就可以了,哪能采了来卖做缺德事?桔子我花了力气,卖钱也可以。这花椒却是天生地养,你摘点,我采点,鸟啄点,虫啃点,树上也留点种子,所以,整坡整坡几十年我看着看着就长满了,一个人采光了卖钱,钱一下子用了,就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
一个生活在山区里农人的话,像一颗威力无比的重型炸弹在我们的心头炸响!在这个一切讲实用,贪嗔痴带来无明,功利得能叫人窒息的社会里,照样有乡村传统文化滋养的高人!所谓天人合德,所谓一生二二生三,所谓物物相生缘起万物,老人虽说不出儒释道的道道来,但他和他一样的子民有来自祖先那里认天理和万物的基因,只要土壤合适,几千年沉淀在血液里的东西,不知会在哪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生长出来!十分贫瘠的“见风消”,长出那么多壮实的花椒树,非凡的地力中就蕴藏着《中庸》所描述的博厚、高明、悠久、天无私覆、地无私载的人文滋润、精神营养和观念力量啊!

其实,世上没几个蠢人,桔子七毛钱一斤,花椒70元一斤,相差100倍的账人人会算,只是看你算大账小账罢了。听了一席话,不知那位准备戴着手套来采花椒、拿着麻袋来装花椒、开着汽车来运花椒的司机,下周还会前来这开满花椒的野坡一展身手不?

有多少心思 遗失在旧光阴里

彭发灿

那些离了故土又上了年纪的人,对故山故水故园的念想,大概是与岁俱增的。他们总能找到合适的理由,到曾经生养过自己的土地去走走看看,甚或还要修葺老宅旧院,于庭前屋后,种些花草树木。尽管他们一年到头,都不一定在那儿住上一夜。

年逾古稀的岳父母,就特别念旧。近些年,他们往返故乡越见频繁了。上半年,在故园才种了批桂树苗,现在又准备种些大点的花木,提前一星期已经动员过我们。

12月26日,已是丁酉岁末,午后的天气,一如既往的晴暖,我和内弟陪老爷子们到乡下种树。树坑已提前雇人挖好,待种的树是弟媳从苗圃买来,海棠、红枫、紫薇三类各五棵,树龄都在六七年以上,价格不菲。由于树根都是带泥的,即便内弟事先已修剪过枝杈,每棵树份量也有百来斤,因此卸车时多亏亲邻相帮,总算顺利。

按我的思路,三类树分列三行,整齐划一,以期他年能收景观之效。栽种过程中,老爷子有些兴奋,挥锄覆土,动作娴熟,虽退休十多年,却不失劳动人民本色。我们也是踩着乡村泥土进城的,到底少了许多农事历练,累得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,动了几次歇息的念,最后还是打住。想想自己既是农家子弟,偶尔到泥土上动动筋骨,应该竭尽全力,也不至丢父辈的脸吧。大家一鼓作气,终于在夕阳的余晖归隐山林之际,大功告成。

望着排列整齐的亲手种下的树,二老眼中满是慈爱与喜悦。于他们而言,整个下午的忙活,与其说是在故园的泥土里种树,不如说是在老人心里种下了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怀与惦念。接下来的日子,树木长势的好坏,花叶繁茂与否,关于一棵树的一切心思,将成为二老探望故里又一合理的原由。我们也期待今天种下的树,在来年春风化雨,叶绿花开,可以慰藉老人心中日渐浓烈的乡愁。如此来看,我们半天辛劳的意义,也不只是打造一座花园那样的简单。

一棵树,抑或一株花,会不会被移栽,或者被移栽到哪,它们都身不由己。正如今天种下的十几棵树,都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浙江,根本无法拒绝被我们种在故乡的院落。但是,它们清晰地意识到,脚下的土地,无论贫瘠或肥沃,都应深深扎根大地,努力生长。

因为,一株花,也有对一座花园的向往,一棵树,也有对一片森林的追求!

那么,这些被移栽的花和树,日久天长,会念及自己的故乡吗?

一定会的。你没看见,它们来的时候,根上都紧紧地环抱一大团故乡的泥土!

人生如树,何时被移栽,移栽到何处,都有不可预测的因缘。不管如何,没有谁能阻止你扎根此时脚下的土壤,奋力成长,开枝散叶。最好莫过于,它们开出几枝值得欣赏的人生之花,结下几串值得品味的生命之果来。

抑或,穷极一生的力量,它们之中的几棵并没有成为林中佳木,花中贵族,那又如何?不妨学习脚下卑微无边的大地,不因践踏而感觉委屈,不因沉埋而失去生机。即便所有人都看不见你,也请你别忘记,保持对蓝天,对阳光,对繁花,仰望的姿势!

愿生命之树常青,是种在人们心田里最普遍的美好。可我们知道,生命终究要如枯叶凋零,当它从枝头飘落,最后的心思,恐怕是落地之时,离自己的根,近点,近点,再近点……

行走在崭新的日历里,回眸渐行渐远的2017,曾经的有关喜怒哀乐的心思,酸甜苦辣咸的故事,有多少会遗失在旧光阴里,不得而知。但我总是相信,种在故土的一棵树的心思,不会淡忘于如水的岁月,相反,随年轮的增长,它会日趋明朗而强烈!

我对学生刮目相看。